

全十卷 卷八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还珠楼主◎著 裴效维◎校点

蜀山剑侠传



杨笈◎插画

还珠楼主◎著 裴效维◎校点 杨弢◎插画

蜀山剑侠传

全十卷 卷八



民国武侠·北派经典
插图版

山西出版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二五一回 烈焰可栖身 一朵灯花生世界
微波能起浪 几重煞幕护妖坛 3671
- 第二五二回 势蹙怅双飞 妄肆凶威残羽党
计穷轻一掷 自投罗网困金屏 3688
- 第二五三回 月弯荡阴霾 厉啸一声飞毒手
金幢压地肺 伽音九劫起真灵 3712
- 第二五四回 佛火炼妖尸 独指祥光擒艳鬼
莲花明玉钥 重开宝鼎脱神婴 3731
- 第二五五回 无意纵凶顽 七宝腾辉穿秘甬
同心求圣籍 一丸神泥锁玄关 3751
- 第二五六回 佛火灭余氛 咫尺违颜空孺慕
丹砂消累劫 宫墙在望感师恩 3771
- 第二五七回 古洞盗禅经 一簣亏功来老魅
深宵飞鬼影 连云如画亘长空 3805
- 第二五八回 贝叶焕祥辉 地缺天残参佛相
魔宫烧毒手 神童仙女盗心灯 3828
- 第二五九回 蓦地起惊霆 电漩星砂诛老魅
凌空呈宝相 缤纷花雨警真灵 3845
- 第二六〇回 孽重忧危 离魂怜倩女
心灵福至 隐迹护仙童 3860

- 第二六一回 怨毒种灵禽 白骨穿心腾魁影
缠绵悲死劫 金莲度厄走仙童 3881
- 第二六二回 缟袂可胜寒 万树梅花 佳人独立
璇沙能御敌 弥天灵雨 妙女双飞 3907
- 第二六三回 惊丽质 蓦地起微波
忿轻狂 凌空飞巨掌 3920
- 第二六四回 急难遑征 小阿童初催神木剑
飞行御寇 凌云凤巧试宙光盘 3934
- 第二六五回 无计脱淫娃 辽海魂归悲玉折
潜踪求异宝 三生友好喜珠还 3970
- 第二六六回 玉壁遁仙童 百丈蛛丝歼丑怪
穹碑封地窍 万年石火护灵胎 4009
- 第二六七回 情重故交 宝相夫人烦七矮
穷追倩女 疯癫和尚遗双顽 4038
- 第二六八回 一径入幽深 紫曳青萦 仙山如画
孤身逢诡异 龙飞电舞 晶瀑传真 4059
- 第二六九回 戏妖徒 洞天逢良友
援黎女 穴地斗癫师 4067
- 第二七〇回 古洞几千春 遍地香光开别府
滇池八百里 弥天霞彩斗癫师 4077
- 第二七一回 亭午唱荒鸡 竹树萧疏容小隐
凌空飞白练 池塘清浅长灵秧 4101
- 第二七二回 孽尽断肠人 剧怜绝代风华 与尔同死
功成灵石火 为求神山药饵 结伴长征 4116
- 第二七三回 绝海渡鲸波 喜得冰纨传秘奥
求丹行铁甬 巧穿石壁赴璇宫 4135
- 第二七四回 冰魄吐寒辉 霞影千重光似焰
金庭森玉柱 花开十丈藕如船 4151
- 第二七五回 却敌环攻 玉殿晶宫伤老魅
传音告急 翠峰瑶岛困群仙 4176

第二五一回

烈焰可栖身 一朵灯花生世界 微波能起浪 几重煞幕护妖坛

话说这五行中，只有乙木来得先柔后猛。始而如小风初起，枝摇叶动，幽籁徐舒，清飙远引，自协宫商。忽然万木萧萧，狂风大作，走石飞沙，涛奔浪舞，万籁交鸣，汇成一阵紧一阵的洪洪发发的怒吼。中间更杂着一种极尖锐凄厉的异声，甚是刺耳，令人闻之，自然心悸。渐渐声势越恶，直似海啸山崩，地轴翻圻，千百万天鼓一齐怒鸣，宇宙若将倾颓。这才显出乙木威力，比起先前三次所经厉害得多。耳中所闻已是如此猛恶，面前所现景象也更比前厉害十倍。自从风木之声一起，先是青云杳霭，和初入伏内光景差不多，只是彼静此动，略有不同。晃眼烟岚四合，绿云如浪，上下四外潮涌而来。乍看势仍不算十分猛恶，及至海啸一起，立即随同加盛，渐渐绿云化为青光，威力越发加大。众人的有无相神光，被绿云团团包紧，本就觉着神光外面有一种极大的潜力压迫，分毫转动不得，经此变化，更增加了不少的压力。此时谢琳虽然灵智早复，得以施展佛法，运用神光，一心应付，照样也觉出形势危急，分毫不敢松懈，大有不进则退之势。

这还不算，紧跟着青绿云光在电闪翻飞中，忽又现出千百万根大小青柱，由上下四外一齐打来。这乙木神雷又与先前土、金、水三遁不同，那青色光柱撞将上来，并不爆炸散裂。先是狂涛一般，后浪催着前浪涌压突起，夹攻而来。第一层到了近前，吃护身神光阻住，便各自兀立光外，依然向前猛力压迫，也不散退。后面无数青柱，又接踵赶到，晃眼之间越聚越密，环

光矗列。这回却比先两三次看得远，但是神光之外，无论何方，全被这类青色光柱布满，密压压望不到底，除了神光之内数丈之地，上天下地，全被青柱塞满。跟着海啸忽止，这些大小高低不等的千百万青柱互相旋转挤轧，一味争先猛进，吃神光一格，郁怒不宣，旋转摩擦愈疾，发出一种极繁密的轧轧怒声，比初起时的风中异吼还更尖锐凄厉，悸人心魄，那压力自然也增加了不知多少倍。

四人虽看出这五遁禁制每变化一回，便加出好些威力，却没想到乙木禁制竟有如此猛恶。更不知层层相生，已变化到第四宫上，一会儿便要万木生火，五行全数合运，危机瞬息，大难已将临头。轻云前曾身经，见这次与前番迥乎不同，尤为疑怪，正和癩姑相对惊顾。谢琳觉着乙木威力远胜于前，一任自己运用全力抵御，竟会相形见绌，万分吃紧。知道这次与先前不同，只有拼命竭力相抗，稍微松懈，抵挡不住，吃它一压一逼，神光纵不破裂，也必定被束紧，压力更大，万无幸理。此时已是难支，乙木神光还在不断增长，威力如此险恶，何能挨到结局？想了又想，除却违背师父不许毁坏洞中景物洞壁之诫，拼犯大险，仍用诸天遁法穿地而出，直无逃路。并且下手仍须迅急，等被逼紧，再逃更难。一时情势迫急，正待施为，就在这筹思转念之间，那上下四外乙木神光所化千百万根青柱，因摩擦挤轧时久，压力有增无已，同时每根柱上都有烟岚袅袅冒起，渐渐射出一两丝青色火星。

上官红道力虽浅，木遁禁制出诸圣姑传授与高明指教，自随乃师上次入洞，有了亲历，加上苦念恩师，赴援心切，连日用功益勤，精进之余，业已穷极精微。青光青柱相继一现，早就看出形势不妙，只为末学后辈，又过信癩姑等人道力高深，未奉命令，不敢妄发。心中却是忧疑，觉着可怪。便在暗中加紧戒备，静等一声号令，立以全力施为，免有疏忽，致误机宜。

癩姑虽然误解师长指示，没悟出即此便是五行合运，但毕竟学道年久，见闻得多。平日见上官红演习木遁，又曾试习，不耻下问，虽以勤于正课和筹计除妖救友，往返小寒山接待良友，无暇深造，也颇识得一个大概。青柱上烟丝一起，猛触灵机，顿时醒悟，木一生火，五行齐备，自然合运。又看出谢琳大有力绌之势，如此猛恶，再一合运，怎能抵挡？心念一动，暗道：

“不好！”正发号令，命上官红不等丙火化生，急速下手，以木制木时，忽见所救道者元神重又睁眼，面向谢琳，双手乱指，嘶声疾呼：“不可妄动！”同时又瞥见谢琳面容突转沉肃，眉间隐带煞气，手掐灵诀，将有举动。癩姑识货，一眼看出那是恩师屠龙师太所说的诸天印诀，知道谢琳好胜，不耐久困，见情势危急，竟想把日前闲谈所说《灭魔宝篆》上的杀着施展出来。圣姑法力无边，禁制严密，要逃出立有不测之忧。幸能逃出，纵不受伤，也必毁损仙府。谢琳已在开始施为，口头劝阻，恐来不及，忙纵遁光冲将过去，出其不意，先施法力，把谢琳左手诸天灵诀闭住。同时口中大喝：“琳妹且慢！从长计议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次癩姑手挥目送，念动即发，连续气的工夫都不到。同时上官红更是蓄势已满，令下即行，俱是快极。无如癩姑警觉本就稍晚，又经这点枝节，虽然慢不到一眨眼的工夫，那千百万根青柱已如快刀斩石，火星四下飞射了。幸是木火化生接续之交，火光火星尚是青色，上官红早准备停当，发动神速。否则所差也只瞬息之间，再迟半秒施为，青柱上激射出来的火星立即由青变红，丙火也必就此引发，化成一片火海。接着戊土、庚金、丙水也会由隐而现，连同乙木、丙火，五行合运，发出不可思议的威力。一任四人神通广大，决支持不了多少时候。而且法宝、飞剑将失去灵效，只能按着各人道力功候深浅，相继陷入那五行法物的陷阱之内，结局不死，也必受伤害无疑。如今虽避免了这种不幸，但四人仍被困于丙火法物神灯以内，威力可想而知。

癩姑、谢琳、上官红三人原是一同发动。那有无相神光也极神妙，光中人可以施展法宝、法术，随意发向外面，无论人物、法宝危害，除非行法人失却主驭，决难侵入一步。谢琳一时激发意气，只觉此外无计，心中原拿不稳。吃癩姑飞来一挡，百忙中又瞥见神光外面青色烟光火花四下激射，上官红又已发动，双手一扬，一片奇光闪闪的青霞，电也似疾飞向神光之外，展布开来，也分上下四方六面，向那千万青柱由内而外反罩上去。两下里势力俱极强大，才一接触，谢琳便觉光外阻力一轻，方才心喜。同时忙收诸天诀印，想要夸奖上官红几句，话还未及出口，只见青柱火花突涌起来，吃

青霞罩住，连冲突了几下，不曾得势，忽然疾如电掣，一闪即收，只剩下东方一团青气，吃青霞紧紧逼住。同时四外金、白、红、黑各色烟光一齐暴起，上下四外又被包没，却未觉出怎样压力来。

似这样连连电闪般变灭了几次，四外烟光又化作一片青光，忽然轰的一声，惊天价的大震过处，新变化出的青光之中突起了一点火星，才一现便自爆散，上下四外已是一片赤红。光中隐隐现出一些景物，一条青气正由光中斜射出来。癩姑、轻云双双“咦”了一声，同运慧目一看，身外神光已被一幢银焰包没。银焰之外，还包着一层红光，光外已恢复原状，现出殿堂灵寝。圣姑依然安稳趺坐，玉榻之上那五件法物也重出现。神光内射出来的那条青气，乃上官红所放青霞，正斜射在那五行法物树枝之上。

众人本都慧目法眼，仙根仙骨，迥异寻常，身虽被陷，心灵未受禁制。加以五行中的乙木一宫又被上官红制住，只仗先后天变化，由土、金、木三行会合化生出的乙木弥补缺陷，以增加丙火威力，少了乙木本宫真气，威力要差得多。众人一运玄功，定睛注视，立可看出真假虚实。见了这等情形，拿先前所见景物默一寻思对照，首先觉察出存身之处地方大小。谢琳方想告知众人，癩姑、轻云也早警觉了。再互相里外一看，原来四人已全陷入火遁法物以内，连人带神光一齐暴缩，困在殿前神灯之上，那四外包围的银光便是神灯的焰头。只是一桩奇怪：那么指头大小的灯焰，众人身在其内并不嫌窄。如非宁神定虑，运用玄功，静心观察，还看不出实景和火光以外的景象。并且心神一懈，火外景物便已模糊隐去，有无相神光也成了虚景，看去似和先前一般高大，只被困在火焰以内进退不得。

癩姑、谢琳初次身经，均觉厉害神奇，不可思议。都知此时情景稍微疏忽，最易走火入魔。上官红关系尤为重要，身在火禁之中行法，所运又是乙木，与火相生，其能隔火施为，也以此故。但木易发旺火势，利害相兼。现正魔头潜侵极猛之际，如若定力稍差，万念纷集，一为魔头所乘，神智稍被摇惑，制不住乙木，五行立可合运，全数遭殃，仍所不免。其势又无法相助，都替她担着心。及至仔细一观察，上官红趺坐光中，潜心独运，竟是灵光活泼，神仪莹朗，心智专一，迥出意料之外。当难初发时，那木宫法物的树枝

还有两三缕烟丝火焰在青霞中冲突，腾腾欲起，隐有奇辉闪动，明灭不定。就这一会儿，竟被制得烟焰皆收，无异凡物，除仍苍润欲滴，似自树头新折而外，不见一点异兆。那青霞却是分外鲜明澄洁，宛若实质，比起先前只是一道青气，要强得多，知己无碍。想不到她小小年纪，入门未久，居然如此精进，有这么高定力，俱都暗中夸赞不置。

内中周轻云是过来人，曾见过别人被禁情景，仔细看了一阵，顿觉好些异象。见癩姑、谢琳各运玄功，默坐待机。看出只上官红无什差错，无须如此。因恐分上官红心神，不敢明言，便用传声对二人道：“以妹子昔日见闻经历，凡陷身五遁以内的人，本身固是沧海一粟，渺乎其小，并且内中危害至大，难于抵御，多高法力也难久持。所以卫氏夫妻前遭大难，几乎形神皆灭。便易师姊日前为救燕儿师弟，自投此洞水禁以内，待了些日。我和琼妹亲见，以她那样法力，去时又得易伯父母指教，深知底细，备有好些防御之宝，尚且提心吊胆，自说随时皆有奇险，危机四伏，难于应付，不敢稍微大意。后将总图得到，悟出机密，仍如临渊履薄，看得十分慎重，与她平日自恃神情，大不相同，可知厉害已极。此是中枢要地，禁法自更厉害。可是我先恐心神失驭，致招魔头；后见形势不甚严紧，再加仔细考查，竟似全局安危只系上官红一人，我们三人竟无什相关。初入困内，心神稍懈，尚觉身居大海，外景模糊。自从青霞凝炼，益发晶莹以来，便无此异状。以妹子妄测，圣姑固是法力无边，但她痛恶妖尸，算就诸孽今日伏诛。只为儆诫后辈末学不可看事太易，一面大显神通，一面却留下这以木制木，不令五行合运的破绽。而破她的法，却是得了圣姑真传的后辈，并非外人。所以我们抵御万分困难，上官红一出手便可无事。照此情形，不特早有安排，连我们被陷火宫，也必是含有别的用意。照理，心神必须以极大定力震摄，不可稍懈，杂念更起不得，应有的危害更多。请看妹子先前试探着起了好些思虑，又说了这许多话，何尝有什警兆？人定默坐似乎不必。乘此闲暇，大可潜心体会，仔细推详，我们被留在此，到底圣姑有何心意？是否与除妖取宝有关？只要随时戒备一点，不要十分大意，更不可强作脱身之想，不看准时机，决不妄动，就无妨了。”

二人闻言，立被提醒，越想轻云的话越觉有理。略一试探，果无异兆。谢琳被困本是出于无奈，只恐危及良友，不敢再作犯险之举。及见无事，心又活动，暗忖：“前在山中因习练《宝篆》甚勤，姊姊常说我只顾好胜，欲以法力扫除邪魔，不知念起贪嗔，转误正课。异日法力高强，寻常妖邪自必可胜；如若遇见魔教中的首脑人物，或者并非妖邪一类的劲敌，胜负便自难料。尤其是功候不纯，到时略一疏忽，难保不受人暗算。彼时我还不服，谁知第一次出手便遭挫折，虽然无碍，到底面上无光，终以能先脱出为妙。现在圣姑似有默助，情势似凶不凶，何妨再试一试？”哪知暗中刚开始行法，略一施为，光外忽现五色奇光，风雷大作，四外压力重如山岳，一齐迫来，身外神光几难抵御。这才知不妙，未可力争，急忙收手，重将心神定住，渐渐恢复原状。因又不谋而行，暗中试探，几乎生出乱子，偷觑癩姑等三人神色，竟如未觉，好生惭忿。

谢琳正在盘算，少时想好主意，和癩姑明言，二次试用别法脱身，忽听男女笑骂之声，由远而近。三人听出内有妖尸口音，不禁想起适才轻云所说，知道妖尸认定仇人入伏，灭亡在即，前来观看虚实。默念时刻已将深夜，易静应已出困。许是圣姑真个把一行留在此地，等易静、李、谢三人到来，合力除妖，也未可知。忙各传声注意，故作昏迷，窥伺妖尸和众妖党动作。但愁上官红这道青霞无法掩蔽，被妖尸发现，难保不侵入生花样作怪。

癩姑等果见妖尸同了毒手摩什和另外七个妖党已然走近，到了宫门外面停住。听毒手摩什的口气甚是骄狂，竟欲率众深入寝宫，径直下手。妖尸力阻说：“老贼尼狡诈阴险，我们虽有破她之法，又得你在此相助，自可无虑，但毕竟诸位道友法力还差，还是仍照预计，分班入内，小心应付为是。”说罢，随即行法施为。一片烟光闪过，外面便多了一个丈许方圆的法台，当门而立。妖尸便朝毒手摩什一声媚笑，当先走上台去。毒手摩什跟着走上去，立在妖尸身后，拔起台上一面主幡，面带狞笑，神情甚傲。同来七个妖党来时神情已不一致，半带勉强。及见二妖孽到了台上，妖尸一面行法，一面不住向毒手摩什含情献媚，神态亲昵，大是不堪，别人全都不睬。七个妖党似各怀有妒意，面上均带不悦之色。妖尸此时越发妖艳，已非适

才披头散发，血流满面，狰狞之相。分明见众人不快，也视若无睹。除不时回顾毒手摩什，媚眼流波外，只忙乱着行法部署，将台上预设的法物一一现将出来。

癩姑等一看，那些法物与殿前五行法物一般无二，只内中多了一鼎。方料妖尸要用代形禁法毁那五行法物，妖尸忽然纤腰微扭，倚向毒手摩什胸前，斜睨着一双媚眼，手指台下同党，昵声说了两句。妖党中有一个赤面长身的妖道立即勃然暴怒，口方喝得一声：“玉娘子！……”底下话未出口，毒手摩什一声怪笑，随手扬处，撒出一蓬乌金光华，向前罩去。

妖道原是未来以前已然有些醒悟，知道受了妖尸阴谋愚弄，只为深知二妖孽厉害，已受劫持，不敢公然得罪。妖尸又在暗中频施邪媚，心仍未死，闹得又恨又爱，又疑又怕，首鼠两端，欲罢不能。心想：“姑且随来，相机行事。反正留心不上她套，敷衍到事完，日后再作计较。至多不过生些闷气，当不至于翻脸成仇。”及见一到寝宫门外，妖尸立即把假面具揭去，怒视众人，除新欢外，全不放在眼内。同时又看出所行法术，大是阴毒，分明要选出五人供她牺牲，不禁妒忿交加。知道毒手摩什已受妖尸迷惑，此君的尊容性情决非妖尸所喜，一样也是愚弄，为之效死，本心是想喝破妖尸的阴谋毒计，毒手摩什如能省悟，自必不肯甘休。二人因此反目，固是快事；否则借此抽身，以免少时禁制发动，任人宰割。妖道法力也颇不弱，又来了八九十天，人更机警。先是受了妖尸迷惑，陷溺太深，一经醒悟，立有打算，对二妖孽原有防备。此时一面说话，一面早在暗中行法，准备逃走。

哪知二妖孽早已商定，妖尸为示用情专一，不特要把同来诸人一齐断送在寝宫外五遁之下，并欲先酷杀一两人以立威。因此妖道才一张口，乌金色光已疾如电掣，当头罩下。妖道百忙中看出毒手摩什变脸，刚急飞起两丈来高，便吃妖光困住，悬在空际，被人占了机先。情知无幸，一面施展邪法防身，一面厉声大骂。

毒手摩什只微微狞笑，先不理睬。跟着又把手一挥，满室都是乌金云光布满，通无隙地，只空出法台前其他六个妖党的立处和宫门一面丈许地带。然后戟指妖道喝道：“无知蠢畜！玉娘子被困在此，并未寻找你们，乃是

你们这些猪狗自行投到。适才我已当众言明，玉娘子自是美胜天仙，不能禁人爱她。但她只是一人，不能分身。她虽倾心向我，你们这伙不知死活的猪狗必然不服，当我逞强霸占。好在你们都尚在此，不曾离洞，道书、宝物也未取出。今日之事，胜者为强。门内设有五遁法物，无论何宫破去，均可直入取宝。本来我可随手而取，但是我如先取，你们当我占先得手，必又不服。为此约定：不论何人，休说全破五遁，毁尸报仇，只要能破去一宫，直入藏珍复壁将宝物和道书取出，不必大功全成，也愿将玉娘子让出。底下灭尸报仇，收拾残局，毁去此洞，并还由我一人出力包办，以作得手人的贺礼。到时却由玉娘子按照预计行法，派谁是谁，不许退缩。如若畏难推诿，或是心怀二意，欲加阻挠，却休怪我夫妻狠毒。你这蠢畜猪狗，只知无事时昏想天鹅肉吃，向玉娘子乞怜献媚，临阵却想逃脱，犯我适才法令。既然自知脓包，就应早日滚蛋。只想快活，却不肯卖命出力，天底下没有这等便宜的事。似你这类猪狗，我手里万容不得。如因破法效忠而死，我夫妻又借用你真魂行法，不过是当初有点自不量力，为色丧生，应得的苦楚，事后仍能转世投生。你未上阵，先就胆怯背叛，料你那残魂剩魄也无什大用。再者拿你作个榜样，叫别的猪狗们看看，以免效尤，自家葬送，形消神灭，还累我夫妻多费手脚。”说罢，将手连指两指，妖光便似电一般急闪起来，旋转不休。

妖道先虽觉出妖光厉害，自恃玄功变化，又有法术、法宝护身，尚能抵御。心想至多拼舍肉身，怒火中烧，犹自毒口咒骂。此时正作万一不济，拼连人带法宝一齐葬送，变化元神逃走。不料妖光竟有如此猛恶威力，才一转动，护身诸宝首失灵效；妖光只闪了两闪，诸宝便自纷纷爆裂，在乌金云光中洒了一蓬星花彩雨，晃眼消灭。跟着妖道全身便被束紧，虽仗玄功变化，运用元神，不曾就死，因身已被烈火焚烧，万箭攒射，并还麻痒，苦痛有甚于死。这才知道真个酷虐，万难禁受。并且少时便要形神皆灭，决无生路，不由胆寒心悸，盛气全消。慌不迭颤声哀告：“玉娘子，我由海外万里远来，为你出力，效死效忠，本无他意，只为一时昏愚，闹到如此惨状。我知你夫妻将我立威，也不想求活。只求你念我数百年苦修之功，不是容易，现在为你而死，以前多少总有香火之情，稍微恩宽，许我兵解。情愿以我生魂供

你行法，惟望保住灵魂，恩深如海。”

妖尸闻言，从容仰面媚笑道：“你想我为你向丈夫求情，放你走么？”妖道说到末两句上，已被妖光制得通身战栗，力竭声嘶，痛苦难耐已达极点。瞥见妖尸辞色不恶，觉着有了生机，方强忍楚毒，抖着语声，断断续续答道：“我自知罪，不敢求生，只求饶我真魂，好为你效力，破法取宝。”话未说完，妖尸立即面色骤变，满脸立改狰狞之容，厉声向上喝道：“该死猪狗，做你娘的梦呢！我自出世以来，只有我不爱人，几曾有人敢中途背叛过我？就这一样，你便惨死百回，再化劫灰，也难消我的恨。这不过是我丈夫性急，今夜忙于取宝复仇，无此闲心，便宜你少受一点活罪罢了。如由我性处治时，至少也要使你加上百倍痛苦，才肯把你消灭。还敢向我求饶吗？适才勇气哪里去了？这等脓包，没骨头，我真悔以前和你这样猪狗相识。你自作自受，快些自认劫运，闭上你的狗嘴，以免引人作呕。乖乖等死，还落一个痛快爽利；再如多言，或自强行支持，希图苟延，非但无望，惹我性起，更有你的好受，那时死活不得，平白多受苦痛，就悔无及了。”

毒手摩什接口怒喝道：“我们正事要紧，及早完工，好随我回山享受快活，哪有许多闲话？”随说双手一搓，往上一指，妖光立即加强，连珠炮火一般纷纷爆裂起来。妖道听出二妖孽毒心难回，生望已绝，一时悲愤惨痛，咬牙切齿，强挣扎着颤声骂道：“你两个妖鬼淫魔，休要快意。我自孽重，落你毒手，命数如此。可是你们恶贯已盈……”底下的话未及出口，妖光中毒火阴雷已经爆炸，一声惨号过处，妖道全身立被震成粉碎。元神化作一团黑烟，还待飞逃，吃妖光往起一兜，只闪得两闪，连那黑烟和那些残尸剩肉一齐烧化，无影无踪。

妖尸重又恢复了妖娆体态，一脸媚笑，扭着妖躯，款启朱唇，笑向台下众妖党妖声说道：“这蛮子忒不知自量，才落到这等结果。我此时觉得毒手摩什道友也实处置太过。你们如若不能相助，当可明言。毒手摩什道友爱我太深，人又心直性暴，免得触怒了他，又是有始无终，白把多少年的功行断送，连魂魄都一起消灭。还有一层，我们虽然情深义重，但他一向言出法随。适已有言在先，你们如无二意，不论何人取得藏珍，我仍嫁他为妻，决

不更改。你们心意如何？”

众妖党虽全是邪教中有名人物，但比毒手摩什却差得多，一见二妖孽如此恶毒穷凶，前人死状奇惨，淫威暴力之下，早已触目惊心。明明前后都无幸理，知道妖尸故意作态，稍有违忤，立上死路。除却甘供牺牲，或者还能死中求活，别无善策。空自悔恨交加，心内虽在盘算，口内哪里还敢道个不字。只是惊悸忧疑之际，心念不一。一个回答：“他自取死，我们有言在先，怎能反悔？”另一个回答：“为玉娘子效力，死而不怨，哪有临阵退缩之理？”

妖尸闻言，便朝这两个妖党作了一个媚笑。毒手摩什妒念奇重，见妖尸一身荡态，笑脸向人，已然勾动妒火。偏巧内有三妖人原是师兄弟两个，带一个得意妖徒，法力较高，并特为此事炼有两件破五遁的法宝。未来以前，本想人、宝两得，怀着满腹奢望而来。到后看出艰难，才死了心。犹盼妖尸性淫，人总可得，恋恋不舍。及见此情形，一面心寒胆怯，却不十分甘愿，意欲暂且敷衍，稍有空隙，冷不防施展全副神通，乘机遁走。一面又想少存体面，不愿过于显出害怕。于是三人不谋而合，同声答道：“玉娘子，实不相瞒，我师徒为助你出困，祭炼法宝，委实下了不少苦功，并且还伤了两个同道，一个门人。先听毒手摩什道兄之言，心中并未多让，以为不知鹿死谁手。此时一看，他那法力实是高强，我师徒知不如人，现已甘拜下风。即便凭着多年辛苦炼成之宝，侥幸得手，也决不敢居功，对玉娘子作那非分之想了。”

三妖党原意，是自己在左道中颇有名望，却受二妖孽如此凌辱挟制，日后何颜见人？因此故示大方，无所希图，就便奉承毒手摩什几句，为使减却敌视之意，以便少时伺隙逃走。师徒三人除称谓稍异外，口气全差不多。方自以为所说得体，哪知妖尸自负古今绝艳，力能颠倒仙凡，为所欲为，最恨人对她离心。尤其是当日是她生死关头，口里虽强，内心甚怯。先前已有一个旧日情人迷梦忽醒，飞跳出网去，宁以一死完孽，不再受她迷惑。跟着又毁了珍爱如命的艳尸原体。及到寝宫设台行法，刚开始，又有一个同党反目背叛。想起圣姑玉牒法偈，曾有“众叛亲离，邪媚失效，便该数尽”之



言。自从昔年犯戒被逐以来，凡所交结的人，无论邪正各派，只要为她所惑，都是始终如一，竭忠尽智，死而无怨。曾共淫欲的，更是明知受了玩弄，一样肯为她粉身碎骨，从无反悔。此时不怪自己太已淫凶，却怪今日怎会接二连三发生此事？心疑圣姑遗偈将要应验，预兆不祥，正在怔忡疑虑。忽听三人又是这等说法，益加触动忌讳。阴沉沉一声冷笑，骤转怒容，正待发作，欲言又止，转过身去。

那三个妖党人极机警狡诈，口里说笑，暗中早已留意，说时偷觑毒手摩什满面狰狞容色，正注视着右侧两个妖党，似要发难，又强忍住怒火之状，目光全未留意自己这一面。同时又看出妖尸神色骤变，比先前痛骂新遭惨祸的妖道还更难看。猛想起适在前洞，曾听妖尸咒骂兵解遇救的旧情人所发奇论，怎不留神，只想讨好毒手摩什，忘了忌讳？知她心同蛇蝎，必然不怀好意。因估量自己法力比先死妖道要高得多，所炼法宝尤为神妙，恰可用作替代。暗忖：“此时进退都无幸理。乍来时，还觉新炼成的法宝可破五遁禁制，哪知日前便中一试，竟连外洞禁制也是难破，何况设有法物的主宫中枢要地，具有五行生克之妙。但用以脱困，却似可能。适才受二妖孽深机诱迫，妖尸又说破禁之法已有万全准备，于是心活上当，妄想因人成事，浑水摸鱼，找点便宜。不料到后情势大变，妖尸用心恶毒，临事又如此谨慎。再看门内，光雷隐隐，甚是凶险，入门决无好果。人固必死，那元神可保，也必是妖尸欺人之谈。邪法不成，自是形神皆灭；侥幸成功，妖尸也必将这些有道人的真神禁锢，使与妖幡一体同化，常受炼魂之惨，永无出头之日。如何可以信她？反正入内也不免于形消神灭，还白代淫凶仇人出入效命，便宜狗男女快活遂心，岂不太冤？定数难移，该死也决不能活。想是平日为恶，应有此报。圣姑禁制定比狗男女妖法还更厉害得多，与其被仇人葬送，转不如就在外面冒险一试，还有几丝之望，如逃得快，多半能脱毒手。”念头一转，乘着妖尸回身行法，将要发令派人之际，互相一使眼色，悄没声地同时发动。法力最高的一个当先开路，扬手发出两团碧阴阴的火球，一团直扑妖尸，一团直冲妖光，一现便即爆炸。

妖尸和毒手摩什猝不及防，妖光竟被冲荡开一个大洞。毒手摩什的七

煞玄阴天罗，本与心灵相应，运用施为，神速无比。一则鄙视群邪，并已杀一儆百，决无反抗。心中又生妒火，正在想少时如何处死另两个情敌，心神旁注，不曾留意。这三妖党又均是能手，声东击西，双管齐下：一面运用全力发出两大阴雷，同时施展邪法，催动肉身冲破妖光逃走；一面却运用玄功变化，将元神离体，往法台一方隐形飞遁，其势极速。

妖尸正在行法，瞥见阴雷打到，因是同在妖光笼罩之内，心恨三妖党语犯忌讳，想布置停妥，首将这三人开刀，迫使入伏。即便破禁成功，也使其受尽苦毒，再炼化其元神，为法宝增加威力，以消恶气，做梦也没想到网中之鱼居然也会情急反噬。对方所发阴雷，又是多年苦功专炼来破洞中庚金禁制，内有月魄太阴真精和无量穷阴鬼火，加以邪法合炼而成，几乎同以此享盛名的九烈神君最厉害的独门阴雷差不多，用以破圣姑庚金之禁固是无效，用以对付敌人却是厉害非常，妖光煞火尚被冲破，可想而知。妖尸这一雷本禁不住，总算百年苦练，功候甚深，应变机警，并且肉身已毁，只是元神，玄功变化，飞遁神速，危机瞬息之间，竟被遁向一旁，避开正面。虽然未受重创，但那阴雷威力猛烈，又在空处发作，没有妖光煞火阻隔，一经爆炸，分布至广。妖尸所施邪法专为对付门内五行禁制，法台之上毫无戒备。总共连法台直到寝宫门前，不过数丈方圆，此外全是妖光煞火布满。那七煞玄阴天罗不是寻常邪法，妖尸事前如无准备，或是预告毒手摩什，一样也不易运用。

只听震天价同时两声大震，碧焰火花纷纷爆裂，密如星雨，竟把那数丈空隙填满。休说妖尸无法逃避，在万分匆迫之中，连毒手摩什也受了伤。比较起来，还是妖尸性虽凶毒，应敌稳练，不似毒手摩什性暴粗野，本身又是元神，不易受伤，一觉变出非常，飞身纵避时，早将元神凝炼，施展玄功变化妙用，虽然受伤，却甚轻微。毒手摩什自恃邪法高强，从未吃过人亏，一见三妖党背叛，已是怒火上攻。多高法力，也禁不住变生肘腋，事出非常，相去又如此之近。身方受伤，再一眼瞥见心上人受伤张皇之状，阴云密布，仍在爆炸不休。他不知妖尸阴毒狡诈，伤虽不重，别有诡谋，不由情急暴跳，闹了个手忙脚乱。